

船賊

一个神秘的
贼
窃来一艘神秘的
万吨巨轮
引出一个神秘的
故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船贼/尚国顺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12

(中国好读长篇小说丛书)

ISBN 7-222-03003-4

I. 船… II. 尚…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6165 号

责任编辑: 李巍 马非

特约编辑: 杨洁

封面设计: 西里

船 贼

尚国顺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编: 650034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云南新华彩印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字数: 210 千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222-03003-4/I·805

定价: 19.80 元

贼们的盛宴

如果这仅是一份研究国企体制改革的思辩报告，那么，我们会放弃它；如果这仅是一部与现实无关痛痒的风花雪月的言情叙事，那么，我们也会把它丢在一边——关键是作家将这两项过去从来对接不利索的内容，相当友好地调剂在一起，使这部作品既耐看，又便于触摸。

《船贼》是同类题材中迄今为止，在现实理性和艺术成就方面最具说服力的作品之一，它剔除了覆盖在早期改革题材开山之作《乔厂长上任记》上面的那份夸张的理想主义的激越，同时扫尽了弥漫在《大厂》周围的伪现实主义的无奈和中庸，它以平和的讲述方式，积极乐观的笔调，掀开了历史真实的一角。在作家所塑造的“大手”这个新兴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时代活泼的面貌，它让我们有理由相信：生活在充满希望中前进着。

贼的通道：另一种现实

一艘远洋商船在一个夏季的早晨，停泊在与船厂毗邻的秘密军港码头上，进行年度修理。这对于仍沉浸在指令性计划体制沉旧梦中的大厂来说，不啻是一桩史无前例的事件，究竟是什么人，借助什么样的力量，操纵着这一切？

在一种现实尚未明晰之前，它仍旧按照它的逻辑，开辟着自己隐蔽的通道，不管公开的现实是否允许，它都固执地行事，并将公开的现实和公开的逻辑戳得百孔千疮。

这就是贼——一个暧昧不清者具有的功能。

贼没有阳光下的合法身份，但这并不妨碍贼在现实内部的充分运作，贼的支点是它有一套属于自身的法则——正如“大手”经常预言的那样，每一个回合它都是赢家，他从没有过例外，这一次结局它仍是有惊无险，为什么今天的命运之神屡屡垂青于他？

我们可以用偷偷摸摸和暗箱操作等古典或现代时髦的词汇来形容贼的隐蔽世界里通畅的路标。

这个所谓的另一种现实和那个公开的合法现实一样，拥有同等的机会，通过变相的渠道，取得成功或达到目的。它或许多少有些不择手段——那只是在你的现实视角里，它会有自己的一番解释。

问题是它有时恰恰在方向上预示着未来，对公开的现实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甚至，它还很可能蕴藏着未来的一粒胚芽。

《船贼》这部作品正接近着这个命题。

也许说来让人无法置信——这部作品中首屈一指的贼——“大手”精神饱满地出现在码头上时，竟有一番颇具历史使命感

的人生告白：是我搅动了这片沉寂的海水，打破了一个固定的僵死的模式。

事实正是如此，旧的正剧已经落幕，在新一轮的正剧开幕之前，大手充当了一回台上的小丑，他预告了一场新的正剧的上演。

小说中有这样一个场景——

依荻笑着说：“船厂是大象，你像是娄阿鼠。”大手也笑了，说：“但愿我这个娄阿鼠还没杀了尤葫芦，倒先提醒了况钟——假如叶然（注：船厂厂长）是况钟，他应该在我这儿得到启示，从此开放这个码头，让商船进来让该修理的船都到这儿来，船厂就有救了。”

“大手”是一个智商颇高的“贼”，他知道他在历史命运中的位置，他幸运地瞄准了历史的某个缝隙，偷来了一条船，偷到了港湾里的码头，偷到了一批工人，还偷获了一串芳心，他不合比例地完成了一次壮举，而“大手”掳去的这些恰恰是“船厂”这个庞然大物的体制所据守的资源。

“大手”与“船厂”、个人与旧的集体体制，在力量的对比上，发生了根本性的错位。难怪大手喊：“这是我的、我们的时代！”

作家对“大手”这个人物有一种历史道德上的偏袒，他极力想让这个“贼”的身上，体现一点先知先觉的味道。他甚至效仿起张贤亮在《绿化树》中大段大段引述马克思著作原文的做法，将著名的“凤阳承包案”的片断插进“大手”有限的阅读视线中，一边是标志着农村经济改革的历史性起点，一边是国企体制紧锁的重门。“大手”忽然弄不清楚了：我是谁？谁是我？

从表层意义上看，“大手”似乎在利用着历史，但谁又知道在深层意义上，不是历史在利用“大手”？一旦国企改革突破旧体制的束缚，展现出夺目的风姿，历史新的一页还会记下一个小人物的客观业绩吗？因此，作家替“大手”大潮过后的命运作了如此的预言：不知来处，不知归处。然而，处于潮涨潮落现实中的大手意识不到这一个人的历史悲剧，他在这场俗世的盛宴中不断地痛饮。不管彼方是一个何等的身份，即使他是一个“贼”，只要他和历史的取向不谋而合，历史就会站在他的身后，成为他现实的保护之神。是历史在搬弄着“大手”这枚棋子，更确切地讲，说是“大手”还不如说是历史。让每一个参与到事件中来的人在受益，觉着在为自己奋斗，并看见自己实现了的价值。

在“船厂”这个合法的现实旧体制中，这些魅力几乎丧失殆尽。

心照不宣的人们开始寻找另一种现实。在隐蔽的通道中，他们成了一批批幸福逃亡的“贼”。

少校是“贼”，他在讨价还价过程中，一步步成了“大手”的胁从。

船长是“贼”，他最终成了“大手”利益的分享者。

老轨是“贼”，他偷偷收取“大手”的红包，并在假项目单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黑道兄弟是“贼”，他们在“大手”那里分得一杯羹。

大楼里的神秘人物是“贼”，他在整个事件中通风报信。

工人们是“贼”，他们拿来了船厂的材料工具，白天在厂里养精蓄锐，晚上到码头偷干私活儿。

连“大手”的对手、船厂的化身——法人代表叶然也是一个“贼”，他不仅以厂里的名义，批给黑道兄弟工程承包款，还让下属部门招待“大手”，与“大手”达成了某种默契。

作为读者，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也不由自主地加入了“船贼”们的行列，我们期待着大手的成功。当读到最后的晚餐那个段落时，我们也跟着感到一阵解脱，在精神上我们成了他们的同谋。

难道我们是一群“贼”？

这是一出人人都能感受到的真正的喜剧。

女人的寓言：体制的背叛者

体制是一种生存方式。

人们适应了一种生存方式，也就意味着同时适应了一种体制。

女人适应某种生存方式的能力很强，这是由她们先天的依附性决定的，但她们有时也会窥视一下其他的生存方式，而且总有一些女性勇敢地否定自我，将原来的生存方式像旧鞋子一样丢掉，走向另一个人生的体制。

我们再也找不到比文艺作品中的女性更富有寓意性的载体了，这是我们的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未必预见到一套情感密码，她们像作家手里待嫁的女儿一样，在作品中成为举足轻重的化身。“大手”的身边环绕着几位女性，她们与“大手”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作家对“贼”的生存体制的价值坐标，她们在作品中具有不同的抽象意义。

依荻：体制内的“偷情者”——

依荻是市委组织部一个干事的妻子，她在一种严密的体制内生活，正像她对“大手”提出的有关性的约定一样，她要维护家庭稳定的体制，但是，她抗拒不了“大手”的凶悍和强壮——这

不单是体质上的内容，更是气质上的内涵。于是她一方面怀着复杂的心情和“大手”幽会，一方面回到家里起劲地干活，用以讨好丈夫。这个“偷情者”的身份，使她的处境相当尴尬。她既要赤裸，又要保持体面，所以，她每每完事后总是迅速地穿好衣服。“大手”反复地启发她：“你没有背叛别人，因为你是你自己，你的头脑，你的身体，你的精神，你的肉体，统统属于你自己。”终于有一天，组织部干事出差了，他的妻子在与“大手”做爱时破天荒发出了酣畅的呻吟之声。在包围着她的体制消失之后，她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她的被压抑的欲望醒了，她对“大手”说：“我醒了，是你唤醒了我。”她的灵魂开始围绕新的生存方式展开。她成了“大手”的“外交官”。但是当她意识到她与“大手”这种关系不可能无休止地延续下去时，她承担不了游走在两种生存体制之间的负荷，她又“旧病复发”，捡回了过去的性爱方式，并与“大手”的生存体制彻底终结。

护士：双重的体制身份——

没有哪个人物比护士更能体现鲜明的寓意了，她在作品中有两个身份：一个白天里的白衣天使，一个黑夜里的舞女

。她在白天里的工作状态非常称职，院方对这种敬业精神不断提出表彰，并准备不久将她提升为儿科护士长，孩子们更是离不开她，他们专门等待着她的呵护。但是，她却逃了，一头钻进了“贼”的生存体制内不能自拔，成为这出盛宴中最惨烈的牺牲品。

她与“大手”的相识就是从她以第二身份出现开始的。这也显示了“贼”的人生最早的轨迹，他们总要经过一段隐蔽的路程，然后才能走上地面，进而登堂入室。这是他们的起点，也是他们最初获得尊重的地方。护士在她的第二身份中的表现更为出

色，证明了她是一个谁也不能取代的尤物。她的肉体方面的表现精妙绝伦，是“大手”和老轨人生体验中挥之不去的记忆。她身上携带的来苏水味儿具有一种魔化的作用，它传导给每一个直接或间接与她发生关系的人，唤起他们的敏感。来苏水味儿是“大手”启动欲望的神秘暗钮。那位刻板的组织部干事就是在他的妻子依荻身上嗅到了这种味道，从而激发起他生命的高潮。谁又能说来苏水味不是聚斯金德《香水》的中国版呢？它在这部作品的结尾将精明的“大手”和那个可怜的组织干事戏剧性地扭结在一起，让他们心照不宣，让他们殊途同归，让他们荒诞不经，让他们的共同合作划上一个喜剧的句号。

乔萍：从一种体制到另一种体制——

乔萍是这部作品中惟一可以与男性世界抗衡的女性。她的“女工”身份是典型的原体制的符号。其超越前两位同性之处是她更具备人生选择的主动。她在没有介入这桩事件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对国企体制内部“主人”与“仆从”关系的独立思辨。由于产生了对原有体制的怀疑，这使她迅速成为“船贼”的助手的决定变得并不突兀。可这个助手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她的的心思此刻仍飘摇在两种人生体制之间。正是这个助手向她所寄身的原体制的载体——“船厂”，发出“船贼”入侵的讯号——她让前来干私活儿的工人大摇大摆地将厂里的材料运到“大手”租用的军用码头。但她又一次失望了，这个旧的体制对这种侵入缺乏起码的反应能力，它像一个老人一样已经濒于昏溃的边缘。在“大手”陷入困境最不堪一击的时候，船厂愚蠢的决定又一次给“大手”提供了喘息的机会。女工乔萍最后对这个体制彻底绝望了，“为是‘他们治下的一员’而羞愧”，她默默地与它做着心理上的告别，女工乔萍“要走自己的路”。她对“船贼”献出了处女之

身，这是女工从一种体制到一种体制的过渡仪式。经过一番精心的设计，她最终成了被新闻媒体追逐的一个“不吃大锅饭，毅然辞去铁饭碗，并搞出了很大名堂”的人物。女工终于与这个新的体制合二为一。女工的选择是对“大手”的生存体制的彻底肯定。人的命运在这里显示出一种特殊的意义，“大手”由从护士那里获得认可到由从女工那里获得认可，完成了一个历史时期的过渡，它标志着“大手”的身份从暧昧不清走向了明朗。“大手”终于到了公开主持他的盛宴的时候了！

女工乔萍在理性上对了，但在感性上却错了！

作家对护士和女工两个形象进行了一番对比，他在事件过后借护士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情感判断：“我的身体不干净，可是心干净。她的身体干净，但是心黑。”作家在感性上有一种对诗意的崇尚和迷恋，他想让女性走开，不让她们染指纷繁复杂的世界，跟男人分享智力上的收获。这一点同样反映在作家为“大手”设计的远距离背景下那个纯而又纯的“幼师”身份的钟爱者身上。作家一方面表现出对现实爱情的理性批判，一方面又对虚妄的理想爱情寄予深情。他想让“大手”这个他不想牺牲掉的人物，在心中保留一份对人性的基本敬畏，以期待在读者那里唤起对他塑造的这个“儿子”的同情。

中心事件：重返饱满的叙述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能够让人一口气读完的作品了。

一种写作的流感正在充斥着文坛。无情节、片断式的写作生产制造着一堆堆无人理会的垃圾。即使长篇写作这个最让人缺乏耐心的载体，也参与到这一浮躁的狂欢滥舞之中。如果这仅是某一个例，我们何必要说三道四？面对一个偌大的读者市场，我们

真能够无视它的存在吗？中国的写作精英跟国外的先锋作家写作貌似神离，因为精英们无法抵御心中强烈的世俗欲望。

《船贼》这部小说的作者拥有着对写作成熟的思考。他知道如何去捕获读者的阅读信赖。

在怎样写这个问题上，这是一部融入了现代写作技法的传统小说。作家保留了人物和情节这两个最充足的传统小说元素。

古今中外，围绕中心事件展开整体叙述的作品不乏其例。前苏联作家拉斯普京的长篇小说《活下去，并且要记住》讲述的就是一个士兵逃回自己村庄的故事。这种以中心事件始末过程为叙述线索的构思，我们经常在短篇构制中看到。长篇小说创作采用短篇小说的体例习惯，这可能是促使我们一口气读完的因素之一——它在整体上是一个短篇的节奏。《船贼》这部长篇如果要叙述它的故事，那是再简单不过了。这部作品只有修船这一个事件，这实际是作家在叙事方式上走的一招险棋。在散点透视和焦点透视中，长篇写作多半会选定前者，因为长篇的容量可以掩饰散点透视的所有遗漏，而焦点透视本身就是一次带着镣铐的舞蹈，它把你的写作限制在一定的方向上，你只能朝着这个方向起舞，但是这场舞蹈在时间上又有点过分充裕了，所以你既要跳得节奏明快紧凑，又要一丝不苟，情绪饱满。怎样把握两者的张力？这的确检验着一个作家的功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围绕中心事件使这部作品有了一个饱满叙述的前提，这种久违的写法在今日文坛普遍散淡化的创作实践中尤其具有启示意义。

“大手”把一艘远洋商船弄到秘密的军港，他能否如期顺利地完成修船合同？他靠哪些人来修？这些人能否保证足额的工作时间和质量？相关的环节和麻烦我们还没有算在内。这个修船事件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悬念，你无法阻止读者去关心这件事情的结果，所以仅就这一点而言，读者比这件事情的操纵人“大

手”还要迫切期待着顺利的捷报。

我们这部小说的作者没有把自己置身于丰富的现代小说技巧之外，在这部小说阅读过程中，我们经常与电影剪接的方式和拉美文学化的叙事劈面遭遇。作为作品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叶然是这样入场的：大手的菲亚特与一辆白色的“奔驰”擦翼而过，然后镜头顺势一转，由前面以“大手”为叙述主体迅速过渡到以叶然为叙述主体。熟悉电影的人一定对香港王家卫的影片《重庆森林》的叙述方式记忆犹新。影片分别讲述了两个故事，两个故事是在一个画面里实现交接的：前一个故事的主人公——金城武扮演的警察 223 跟街边小店里的老板喋喋不休地述说爱情的挫折，这时由王靖文扮演的店里的伙计搬着一箱东西吆喝着擦身而过。影片定格，金城武的画外音响起——“我和她最接近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 0.01 公分，我对她一无所知，六个钟头后她爱上了另一个男人。”接下来的切换镜头是后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梁朝伟扮演的警察 663 上场，另一个故事随即开始。我们做如此类比的意思是说，现代小说在叙事结构上越来越广泛地汲取着电影表达方面的养分。毋庸置疑，在叙事节奏和叙述空间上，现代电影比现代小说更紧密地把握着受众。略萨、普伊格和昆德拉等文学大师都经历了一番现代电影的有关训练，他们充满诡谲风格的文学作品是另一种形态下的电影实践和探索。

让人们更感兴趣并需要单独提出的是，《船贼》这部小说由始至终贯穿着一种置前叙述。“大手”和护士在秋风瑟瑟中不断地回望夏季里发生的故事，这个场景断断续续地出现在整体叙述中，成为叙事结构中隐约的虚线。它除了在作品中制造了一种布莱希特戏剧式的“间离效果”，为读者紧张的阅读设定了一个短暂的间歇外，同时还扩大了作品叙述的空间层面。

我们对国顺先生的作品做了上述猜想，不知是否正中他的下

怀，他在幕后策划这出喜剧的盛宴的时候，早已为每一个人准备了座席。

“大手”摆弄着他周围的人。

作家在摆弄着“大手”。

谁在摆弄着作家？

所幸的是人们的观念接受着时间的修正，从“大手”这个新兴的人物身上增添了许多可爱的成分这一点上，我们看出，我们的作家已经走出历史二律背反的阴影。

——

“准确地说，船是我偷来的，我是一个船贼。”

清晨的空气湿润凉爽，离开了工作岗位的护士心情渐渐好起来。她忘了那枚硬币，猜测着他为什么约自己到山上去？护士下意识地 toward 山岗眺望。晨曦中，山岗是铁灰色的。她想起密密的松林，和褥子般的野草，不禁脸红了。

约会的时间还没有到，她不敢一个人走向丛林。她耐心地等待他打来传呼，召唤她绕过山岗下的沼泽地，走向清香四溢的丛林。他是她的太阳，她命中注定要围着他转。有时候护士绝望地想：我完了！我像一棵向日葵，而他却是太阳。“为什么不让他成为向日葵，我是太阳？”

护士眺望着铁灰色的山岗，等候着从那儿发出的呼唤。她想他是个鬼，只有鬼才会在清晨的时候把一个姑娘约到山岗的丛林中去。这既浪漫刺激，又别出心裁，让护士兴奋不已。不过，她

弄不准这种“鬼的方式”是否证明了他的爱情。男人，男人是些什么样的东西呀！对于他们来说，情爱 and 情欲是两回事。而女人恰恰希望这是一回事。她们希望男人把饱满的情欲，都倾泻给他所钟爱的人，而不争气的男人们总是想和更多的女人相好，不在乎和这个女人有没有爱情。在他们眼里，爱情已经有点太模式化了，令人不耐烦，只有情欲才是常盛不败之花。所谓爱情，不过是些把简单的问题搞得复杂再复杂的把戏，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有那么复杂的东西吗？没有，说到底，就是情欲。情欲是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它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所以在两性世界里，男人简洁易懂，女人朦胧模糊。在女人满含着愤怒的眼睛里，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男人都一样。这使她们既痛恨，又无奈。护士当然知道自己无法改变一只乌鸦，她只想弄明白，他对她到底是情爱，还是只有情欲？这个问题不断地折磨着她，她实在想不清楚了，于是求助于一枚硬币，像个小巫婆暗自祷告：要是爱情，硬币落地面朝上；要是情欲，硬币落地背朝上。她这样祷告的时候，也稍微犹豫了一下，因为她发现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有点让人难过。在女人的伊甸园中，应该同时得到情爱和情欲，它们双双而至，一个奏响乐章，一个翩然起舞，把女人带入到最高的境界中去。护士什么都想得到，不愿意得到这一种，丧失另一种。所以她迅速推翻了刚才祷告的内容，在心里暗暗说道：假如他是因为爱我，才对我有情欲的，硬币落地面朝上；假如他不过是想和我玩玩，根本谈不上什么爱情不爱情，那么硬币落地背朝上。她太专注了，像个傻姑娘，一次次抛起硬币，在它落地的瞬间喊着：“面！”然后她就像猫儿扑蝴蝶似的，既轻盈又笨拙地向前伸出双手，猛地把硬币按在掌心。这时候，护士的脸涨得通红，紧张得不敢看掌心的硬币，像脆弱的人不敢看自己的命运。她要不断地鼓励自己，才敢用眼角瞟一下那枚精灵般的硬币。

不是“面”，是“背”。护士几乎要哭了。她咬着嘴唇，在心里说：“不算！不算！看下一次，下一次才是真的！”护士双手合十，把硬币夹在两手手心当中。她出汗了。硬币汗津津的，沁着姑娘的体温，慢慢真像有了灵性。可是有灵性的硬币偏偏和护士过不去，它纵身向上一跃，通体闪着银色的光芒，在空中翻着跟头，在护士眼睁睁的注视下，落到地上，跳了几个高儿。护士心虚地喊了声：“面！”再看，仍然是“背”。

护士真的哭了。伤心的护士想：难道他真的只是和我玩玩，而不是爱情吗？

她一次又一次地祷告，睁大了眼睛，盯着那枚银色的硬币。她沮丧透了：硬币总是背朝上。

但无论情欲也好，爱情也罢，护士知道自己都无法离开那个家伙，像是中了他的魔法，只要他在任何一个地方召唤一声，她都会向他跑去。护士为此感到心的荒凉，但却一点也不后悔。相反，只要他呼唤她——无论是爱情还是情欲——她都立刻感受到兴奋和激动。

唯一让护士耿耿于怀的，是自己竟然不知道那家伙的来历。他开着一辆火红色菲亚特飞快地进入了她的视野，进入了她的世界，甚至完成了对她从情感到身体的全部掠夺之后，她还弄不清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叫“大手”。

“大手？”她疑惑地盯着他。

“对，大手。”

“……绰号？”

他笑了：“脚大江山稳，手大挣乾坤。”

护士觉得脑子有点乱。

现在，天色越来越亮了，在街心公园里，老人们在晨练。护士也走进公园，手里捏着传呼机，焦急地等着它响起来。这时有

雾了，山岗变得影影绰绰，护士渴望着走进那一派朦胧中去。她胡思乱想着，不知道自己正落入到一个算命先生的视野。那个生着两撇老鼠胡子的人眯起眼睛盯着她好久了，“在等人啊，姑娘。”

她吓了一跳。

“你是在等人，我说的没错吧？”

她想走开却没走，“你怎么知道我在等人？”

老鼠胡子微微一笑，“你等的，是个奇人。”

护士歪歪脑袋：“你说说，他奇在何处？”

老鼠胡子闭上眼睛，良久不语。护士觉得这个故作高深的江湖骗子非常可笑。

他终于睁开眼睛，目不转睛看着护士，说：“他奇在不知来处，亦不知归处。”

护士吃了一惊，说：“你要是能算出来他姓什么叫什么，我就信服你。”

老鼠胡子再次闭上眼睛，嘴角浮起一丝笑容，慢慢吟道：“脚大江山稳，手大挣乾坤。”

护士打了个冷颤，跳起来迅速逃走。

恰在此时，传呼机响了。

大手看见清晨的雾懒散慵倦。沼泽地和丛林罩在雾里，鸟音传出来如同钻过罗网。菲亚特缓慢地爬在盘山公路上，看不见海，也听不见海的声息。它躲在雾的后面，近在咫尺却像一个久远而神秘的传说。

后来，他离开公路，让汽车在一片毛绒绒的草地上舒缓滑行了一小会儿，停在离松林不远的地方。他下了车，转动着脑袋，